

海上记忆

杨怀远:公平路码头上的小扁担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陆地有始有终,大海没有尽头。站在码头上看水流,总让人觉得生活通向远方,未来有无限可能。游客起身出发的一刻,也总是令人心生希望;在目的地的那一头,存在新的机遇和希望。

因此,码头是个神奇的地方,人们在这里送别,也在这里欢聚。海轮是个神奇的地方,旅途既是脱离现实的一个短暂时刻,却也将人性浓缩在狭小空间里呈现。

1960年,安徽人杨怀远从部队复员,进入上海,码头与旅客,成为他了解上海的第一印象,也成为他此后30多年人生的主旋律。

参加工作第一天,他到位于虹口区的公平路码头上岗。1997年,杨怀远退休,也是在虹口区的公平路码头对自己的岗位挥手道别。

这个码头,这一片水域,杨怀远用他著名的小扁担,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这里无数与杨怀远擦肩而过、萍水相逢的旅人,散入城市的各个角落。

这些南来北往的人,也早已将各自的旅行见闻和出行目的汇入上海的深处。

从招商局北栈到公平路码头

早在1845年,英商东印度公司在徐家滩(今东大名路、高阳路)一带建造简陋的驳船码头。1860年,英商宝顺洋行建造了宝顺码头,这是上海第一个轮船码头。1861年,美商旗昌洋行建造旗昌码头。1864年,英商蓝烟烟船公司重建虹口码头,由驳船码头改为轮船码头。1949年前,虹口区黄浦江沿岸主要有8个码头,分别是黄浦码头、杨树浦码头、汇山码头、华顺码头、公平路码头、高阳路码头、外虹桥码头和扬子江码头。

公平路码头的前身是招商局北栈,后称为招一码头。东临公平路,西至小港码头,背靠东大名路。岸线长约245米。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招商局收购上海浦松新船坞码头改建而成。19世纪80年代曾被海关指定为关棧(保税仓库),经过整修,增建了仓库。抗战期间,公平路码头被日军侵占。1949年后划归上海港务局第三装卸区并改名为公平路码头,停靠海船。(《上海港史》)

1950年1月7日,国民党派8架战机先后分批侵入上海,在浦东及沿江一带投弹。其中,就有公平路码头附近一艘民船被炸起火,消防队及附近居民协力抢救,火势即告扑灭。至20世纪60年代,公平路码头的西部改建为客运码头,停靠上海至青岛、大连、温州等线客货班轮。此地的老居民记得,走过公平路,经常能看到码头上工人作业时的繁忙景象,船舶的鸣笛声隔了几条马路都能听到。那时南来北往的客货运输船,每天都会迎来送往各地旅客,装卸各类货物。

也就是在1960年,杨怀远复员来到公平路码头。他到上海海运局工作,起初在海轮上担任生火员,两年后,转岗成为服务员。虽然说起来在上海工作,但担任海轮服务员,其实一半时间不在上海,而在海上。在船上,他要负责扫垃圾、拖地板、倒痰盂、刷厕所、烧开水、铺床单,遇到携带婴幼儿的乘客,还要帮着照顾孩子。所做的工作琐碎,看上去也不够体面,但杨怀远从中看到了乘客的需求。

20世纪60年代,公平路码头的西部改建为客运码头,停靠上海至青岛、大连、温州等线客货班轮。此地的老居民记得,走过公平路,经常能看到码头上工人作业时的繁忙景象,船舶的鸣笛声隔了几条马路都能听到。那时,南来北往的客货运输船,每天都会迎来送往各地旅客,装卸各类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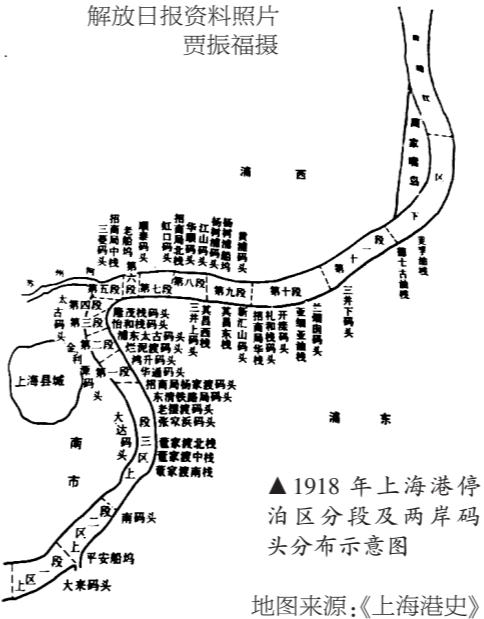
也就是在1960年,杨怀远复员来到公平路码头,进入上海海运局去海轮上工作。



杨怀远,1937年出生,1960年复员后,进入上海海运局工作。全国劳动模范。



◀1966年3月15日,“民主”五号轮服务员杨怀远用扁担帮乘客挑行李。解放日报资料照片 贾振福摄



▲1918年上海港停泊区分段及两岸码头分布示意图
地图来源:《上海港史》

客,还要帮着照顾孩子。所做的工作琐碎,看上去也不够体面,但杨怀远从中看到了乘客的需求。

当时交通不便,乘客多为妇孺,带着行李和孩子乘公交车到公平路码头时,已经疲惫不堪,之后还要走上很久才能上船。等下船时,上下舷梯不便,下船后还要走上3里路才到码头大门。因为一路上又有台阶,又要过天桥,即使用上推车也不方便。见此状况,许多人都觉得已经司空见惯,但杨怀远决定用从部队带来的小扁担帮旅客挑行李,减轻负担。

这样一挑,老杨就风雨无阻地挑到了退休。老杨也因为这根小扁担,受到了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接见,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劳模。

小扁担上的留言

在上个世纪,从上海出发,坐船出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一位记者在1985年写下在公平路码头的所见——

“1985年8月21日,记者采访上海海运局‘长绣轮’由大连返回上海,在公平路码头,见证了旅客下船到码头的情景: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行走在狭窄的舷梯;接客的人群等候在岸边。这就是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客运码头。那天,烈日当头,许多扁担扁担、抱着孩子的旅客走出码头时,已经是筋疲力尽。”

“1985年,记者在上海港客运站采访时了解到:十六铺码头、大达码头和公平路码头为上海三大客运码头,人们长途旅行交通工具除了火车外,有相当部分的旅客选择费用较为低廉的轮船出行,一张上海到大连的三等舱票价为人民币9.90元。仅十六铺码头资料统计,80年代,该码头拥有20多条航线,每天4万多人次客流量,平均半小时就有一班轮船,十六铺、公平路等码头成为人们走南闯北的代名词。同时,由于码头建设经费的短缺,三大码头年久失修,场地狭小,遇到超大客流情况,常常发生拥挤事故。”(谢伟民《记忆中的公平路码头》)

在这样的旅途中,会遇到一个1.8米的大汉主动走过来,用扁担帮忙挑行李,搀老弱,一边走路还一边哼着自编的小曲,的确一阵及时雨。

1978年夏季的一天,从大连驶来的“长锦轮”停靠公平路码头。一位山东大学的副教授看着脚下沉甸甸的大旅行包,面露难色。这时,杨怀远走来,主动帮助副教授挑行李。他一路挑,一路哼着自编的小曲:“扁担虽短情谊长,长过银河深过洋,乐为旅客挑重担,春夏秋冬一个样。”分手时,副教授想给杨怀远一些小费作为答谢,但杨怀远婉言谢绝。副教授随即掏出钢笔,在小扁担上写诗两句:“天光云海自有鉴,人民需要扁担情。”这是旅客第一次在杨怀远的小扁担上签名留言。

担任服务员的35年中,他用过47根扁担,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们就在杨怀远的一根又一根扁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写下对杨怀远无私服务的感激。一位收藏家愿出2万元人民币求购一根装满旅客名字的扁担,杨怀远坦诚相告“不卖”的理由:“这是传家宝,扁担精神要传下去。”

20世纪90年代,杨怀远被调去专跑上海至香港航线。旅客中有许多辗转回大陆探亲的台湾老人。有位老太1949年前离开上海去台湾,这次乘海华轮回来探亲,仍对祖国大陆有偏见,杨怀远一路上用热情服务解开了老太心中的“结”。老太当即决定回香港时仍乘海华轮。杨怀远还接到过一个涉外旅行社的询问电话,请他帮忙接待一位体重82公斤的瘫痪老人。老太已经八旬,陪同的媳妇也已经是六旬老人,杨怀远闻讯后承担下照顾的任务。由于上下船要走舷梯,杨怀远硬是把瘫痪老太背上了船。

“为人民服务从小事做起,贵在坚持”,这句话记在杨怀远的日记本上,也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

1997年11月,杨怀远光荣退休。上海海运集团公司客运公司在杨怀远长期工作过的“长柳轮”上,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退休仪式。这一天,“长柳轮”停靠的码头不是别的,正是杨怀远复员后上岗第一次走上海轮的公平路码头。

腌笃鲜

1988年,大陆第一位赴台探亲者

■ 龙钢

40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揭开了两岸关系发展新历史篇章。1988年,当时已经58岁、生活在虹口区的上海钢厂退休职工许松林成了大陆持台湾“出入境管理局”发放的第一号“入台旅行证”赴台探亲者。

当时居住在虹口区提篮桥地区的许松林在家排行老大。许松林父母育有五个孩子。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从商的许家举家搬去了台湾。因为许松林的父母到了台湾后,一直想着上海的老宅,于是,在1948年派许松林回上海老宅看看,同时也处理些家事。谁也没想到,此行让许松林和在台湾的家人隔绝了40年。

1949年后,由于各种因素,两岸同胞互不往来,许松林也没办法和家人团聚,便在上海工作并娶妻生子。许松林和在台湾的家人通过香港的亲戚中陆续地进行着联系。

1987年,许松林的母亲在台湾去世,许松林想去台奔丧,但由于台湾当局不让大陆居民赴台,因而未能成行,成了许松林永远的痛。

1988年7月份,许松林在美国的弟弟在电话中告诉许松林,其父亲已经病危,希望双方能在香港见面。得知消息的许松林非常着急,立即向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提出申请,想通过香港中转,去台湾见父亲最后一面。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经审核后,当即予以了批准。然而由于台湾当局不允许许松林入台,许松林探望父亲最后一面的希望落空了,这让许松林陷入了绝望。

当年9月,许松林的父亲在台湾基隆因病去世。许松林与在台湾的亲属多方奔走,以期获准赴台奔丧,但依然因台湾当局的原因未能如愿。但就在此后不久,1988年10月,台湾方面传来了消息,经过两岸人民和民间组织的不懈努力,台湾当局迫于民众呼声,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同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正式受理探亲登记。同意允许部分在大陆的人回台湾奔丧和探亲。听到这一消息后,许松林在台湾的亲属立即向其向当局申请,上海有关方面也以最快速度,在一天之内就为许松林办理了相关手续,使其能及早成行,了却心愿。

1988年11月14日,台湾“出入境管理局”首批核发4位大陆同胞赴台奔丧、探亲的“入台旅行证”。许松林幸运地拿到了第一号“入台旅行证”。据许松林的家人后来回忆,因为许松林1948年前在台湾居住过,台湾当局存有他的资料。同时,许松林在台湾的弟弟许翰林有位同学在当局的“出入境管理局”工作,因此,许松林的材料审核很快得以通过。

1988年11月21日,许松林终于踏上了赴台奔丧探亲的旅程。经过香港转机,4天后,当年11月25日,许松林抵达了台北桃园机场。这是许松林在分离了40年后,再次踏上宝岛台湾的土地。

而转换到生活场景,钟老师又完全变了个样。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随他去的学生很多都发生高原反应。一次,一个学生缺氧晕倒了,钟扬马上把唯一的氧气袋给他用。睡到半夜,钟扬的高原反应也加剧了,脸色发紫,呼吸急促。正在吸氧的学生急坏了,拔下吸氧管递给老师。钟扬一把推开,还半开玩笑补上一句:“别动,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不讲卫生,快点插回去!”他自己就这么硬撑了一宿,清晨还是第一个起来,为学生们做好早餐。

钟扬患有痛风,每个跟他去过野外的学生都知道,当痛风发作,腿脚难忍时,他也绝不让自己的学生冒险上山,他的做法是,就近找根粗壮的树枝当拐杖,忍着痛,一瘸一拐地带大家上山。

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他那厚实的背影,已不只是一个身影,更成为照亮学生一生的明灯。他有个习惯:在复旦上大学时,早餐习惯性买两份,自己吃一份,另一份放在实验室,总有一个学生没吃早饭,如果没人吃,他就中午自己吃;午饭,多数时候是盒饭或方便面,他会尽量跟不同的学生一起吃,这样能跟学生有更多接触。晚饭经常很晚,有时就成了宵夜,这时他会招呼实验室的所有学生一起,大家边吃边聊。

在西藏大学,讨论到饭点了,他就亲自掌勺给大家做一桌菜,一边吃,一边讨论。这时,他的名言是:“热爱生活首先要热爱食物。”拉琼每每惊讶于老师做菜的速度,一会儿工夫一桌菜就摆出来了,还特别好。鸡蛋炒青椒、熏肉炒蕨菜都是拿手好菜,大家都特别爱吃。看大家吃得开心,他更开心。他专门总结过,自己的绝招是火开得够旺。藏族学生边珍曾有出国学习一年的想法,他便提醒她,学几道菜非常有必要。边珍正式“拜师”学艺,他传授的第一道菜就是回锅肉。(十六)

连载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

出身于教师之家的钟扬,从小就对教书育人的职业心怀敬意。放弃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来到复旦大学当一名普通教师,他开玩笑说: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注定要成为老师了,因为妈妈在生我的前一个小时,还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

陈家宽懂得钟扬:“他到复旦来,实际上希望从科学家转型成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钟扬一直有当教师的梦。”

他喜欢讲一个“蝴蝶与老者”的故事:有一个小孩跟着父亲到山里去,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最聪明的老者。小孩问老者:我手里有一只蝴蝶,蝴蝶究竟是活是死?老者说,蝴蝶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其实这就是教育的本质。钟扬说,教育不能预设答案,教育最重要的是释放学生的学习力,让他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朱彬是钟扬到复旦工作后第一个来到实验室的本科生,后来成了钟扬的研究员。“钟老师经常鼓励我们使用自身的想象力,自己去寻找最有兴趣的研究方向与课题。在没有出差的情况下,几乎每天下午或者晚上都会组织我们进行小组讨论。除了一些专题讨论外,很多时候这种讨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预先确定的方向,他会倾听我们近几日的乃至生活的经历,并通过一点一滴的交流,启发我们去寻找我们的兴趣点,从现有的工作、了解到的业界进展乃至生活中的事物去寻找新的研究点。”朱彬记得,自己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海蛙的分子进化速率的研究,就起始于一次看似无厘头的从蛇泡酒的酒精浓度,衍生到咸水中两爬类耐受能力的讨论。



种子的力量 读懂钟扬

颜维琦 著

世界分布海拔最高拟南芥的发现,是他作为生物学家和教师的得意之作,是世界屋脊给予他的褒奖,也是钟扬带给中国植物学研究的珍贵礼物。

作为植物界的模式生物,拟南芥的地位如同动物界的小白鼠之于基础科学研究,全世界一半的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寻找特殊的拟南芥材料,成为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

十多年前在西藏野外采样的路上,钟扬意外发现了拟南芥的一种近亲须弥芥,因其与拟南芥的生长环境相似,于是,每到周末他就带着学生去拉萨周边的山上寻找,回到内地时仍然每周叮嘱学生按照之前商量的方案继续寻找。

拟南芥对生境要求很高,很多学生找了一年两年都一无所得,想要放弃。钟扬鼓励他们,科学就是要不断地尝试与挑战,你不多试试,怎么知道做不到?

终于,2013年,在堆龙德庆的羊达乡,海拔4150米的山上,大自然的回报不期而至。他的两名学生许敏和赵宁,找到了貌不惊人却意义非凡的拟南芥。经过分子生物学分析,证明它是全世界的一个崭新的生态型。

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既是两位年轻人姓的拼音首字母缩写,更是西藏拼音首字母的组合。如今,这种新型拟南芥已在多地栽培成功,供我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使用。

“不能让一个同志掉队”,是他最喜欢说的口头禅,也是他在教育每一个学生时一直致力去做的。

野外采样对生态学研究非常重要,他却将一名患“肌无力”的学生杨桢收入门下,带了他整整6年,因为不能去野外,就指导他做生物信息学的数据分析。钟扬说:“我愿意招收你为别的,而是因为确实适合做科研。”

这句话给了杨桢莫大的鼓励。如今,杨桢已成长为中科院的副研究员。如同钟扬所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

钟扬的办公室俨然成了他第二个家。而这样的代价是,除了出差,钟扬在办公室的时间是周一至周日,早上9点至凌晨2点,从无间断。朱彬说,这种敬业的精神“逼迫”着每个学生都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狂热的细致追求,并将带到了日后的工作岗位中。

消费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 百货卖场
- 休闲旅游
- 儿童用品
- 食品餐饮
- 建材装潢
- 体育健美
- 超市促销
- 家具厨卫
- 家用电器
- 婚纱摄影
- 品牌人物
- 酒类饮品
- 医药保健
-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52